詩經說約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五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說通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疏

曰此特解周頌耳。蓋商之頌則異於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蘇傳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
祭之公卿諸侯也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
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雒邑而朝諸侯○因
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
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
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
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事神之道尚潔故曰清廟○鄭氏曰廟之言
貌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東萊呂氏曰朝諸

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華谷嚴氏曰、對越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趨事也、○新安胡氏曰、此詩惟一句説廟○後皆從與祭者身上説○詩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言意之表若○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奔走○而敬恭嚴事者○無厭斁乃如此○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淪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

可揜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以見之哉豐城朱氏曰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而為公侯則肅雝顯相肅雝即文德之謂也畢而為多士則秉文之德文德即肅雝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廟之主也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以子姓祭統於尊也○孔氏曰一倡謂一人始倡歌

三歎謂三人讚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故但以熟弦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已也○朱子曰一倡三歎者一人倡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挨歌之類○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故舜之韶樂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唯堂上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豈以堂上特歌而名之歟

古義倪氏云詩傳謂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然朱子又言一唱三歎者一人唱之三人歎之如今人挨歌之類蓋

每句而四人歌之、則成四句、已似一章、而句末一字自然成韻、

鱗按此說亦本魯詩世學、未知是否、至此章雖無韻○然當兩句一連○平平疊敘○猶無疑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

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大全華谷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爲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不容擬議者○

六帖襲師道曰、於穆不已、猶言默運不窮也、不顯而純、猶言虛明不雜也○穆即是說不已者之深遠、顯即是說不雜者之顯著、如晝夜寒暑循環無端於穆不已乎、如金之在鎔、如日之中天顯哉純乎、

說通修不已、不顯純相兼之詞、非兩層、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何○之為假、假差之轉也、恤○之為溢、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孔疏曾猶重也、孫之子為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

疏義交之、即服膺勿失之之意、𥅜存之之謂也、存之而弗忘、則

行之而弗悖矣、道者、純德之見於行事者也、謂之篤厚之則存之允弗忘、行之愈弗悖矣、○此則嗣王有望於文王之意、謂自今至於後來、皆欲法其不已之德、夫文王之德如此、而我未之能者、正當惆恤之也、故願有以昭示於感格之際、使神會而心得之、庶幾法之於今、曾孫法之於後也、

六帖 德厚者福澤長、故遺休及於子孫、不懲不忘、率由舊章、駿惠之謂也、○薛仲常曰、大順篤厚中、有變通廓大意、但總歸於一道不失爲順且厚耳、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我不敢自必之辭也、我其收之、幸之之辭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篤之、又望於後人之辭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緝周之禎祥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

麟按肇禋只舉其時大全雜入祀與非是○注自始祀自字○本明

也○始祀○謂武王有天下○始祀文王以王禮之時○至令內○包成王意在積首○言之先見者也○以已然信將然○故云○首二句無韻○一截○下三句理成積為韻一截○◯此篇既稍有韻○而前二篇無韻者○恐亦是後人不解○推不去耳○然如象詩世學之於清廟○既字為叶○而又以為非自然○亦終不足信者也○維天之命○六帖以韻次矣○而說亦未詳○故不記載○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

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

疏義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獻賓、歌烈文其在此時與、

麟按歌烈文當連其在此時讀。蓋疑詞也。六帖詩通引俱誤。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玆崇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於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疏義取之有制則不封。用之有節則不靡。序者君位相傳之次

序也○

六帖張叔翹曰、總序皇之○即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錫福報功○保以及子孫為極○故自其極處言之○

麟按無封二句○起下戎功○當言其已然○非戒詞也○注又念字○本明○又○詩說云○此詩朱子於前二節○只以言字起○至末節則云又言○又之一字○是報功之時○又戒勉之也○尤明○大全此節內即入戒意○非是○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又言莫强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

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疏義 四方訓之。其化行也。百辟刑之。其法著也。

孔氏曰、此成王。咸戒。諸。侯。不。盡。之。意。

講義 莫強莫顯。似贊詞。四方訓。正莫強。百辟刑。正莫顯。與抑異也。前王。即廟中所見。不忘前王。即廟中之人。就現前喚醒。極佳。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第一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第三句與第五第八第十三句相叶、亦兩互叶韻也、

鱗按毛詩世學暨古義、又各有叶法、然似俱未順、姑闕、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徂、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疏義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令彼書岨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往、獨矣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令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作屏脩平之類、是荒之作之之功也、至柞棫拔矣○行道兌矣、而致昆夷○之駾喙、則安之之功又可見矣、○○天作高山可為興王之地○大王承天而創業○文王繼世而成功○治險為夷○如此其難○可不世世保守之乎○上對天作曰荒○下對康之曰作○荒即作也○既依因天所作而作之○又能傳及文王使安之○貽謀遠矣○承承無隳斯可耳○

大全慶源輔氏曰、治荒謂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大王治岐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大王與天同功也○

通解○解按徂字本文作徂○集傳作岨○殆如大學親當作新○其實解作岨但不敢擅改經文耳○此正朱子所謂漢儒釋經不得已之凡例也○

六帖徐士彰曰、有夷之行、不止言道路也、人物處而都會闢、文章極而天造畢矣、○曰荒曰康字法佳○此創守之異○天作作字與作邦作字同○

古義鄧元錫云、曰荒、括諸疆理宣畝栽度築削作廟立門之事、

曰有夷行、括拔兌夷喙之事、益綿皇矣數十百言、括之數言中而足也、陳際泰云、祖宗之建國也。據形勢之便。有天意焉。有地利焉。周大王於岐山。用是道矣。文王奄有天下三分之二。幾於改物。然先定根本。而後能有所立。以徐俟乎天下之自集。至于子孫始用汧渭之地。捐以予秦。及詩人有作。而已知秦之寖奄及終南。駸駸乎吞八州而朝同列。嗟嗟。使子孫誠能保之。即何以有秦哉。黃佐云、春秋公入祊。鄭伯假許。聖人識其有無親之心。謂其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也。岐周之地。荒之者大王。康之者文王。創立之難有如此者。後世子孫懦弱。舉而棄之。如敝屣然。

無親之心訖甚耶○

辭按集傳○行○叶戶郎反○與荒康爲韻也○通解云○六句截○是六帖云○末句獨韻收○

天作一章七句、

疏義詩○意○首○尾○主○岐○言○之○故知爲祀大王之詩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歎辭、靖、安也、○此詩多道成

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旣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沖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

命哉者也、夙夜○無間斷也○餘夙夜基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矣、武之業○而盡其心○纔有間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已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

六帖徐士彰曰、靖之事、有休養安輯之意、蓋文武開創、方與天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成王之靖、所以終文武之功也、○武王未受命、故武王之沒、不可無成王、歷觀三代、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尋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為不然、此以知成王之功大矣、○肆字訓故今也、故

字是令字尚在可否閒肆其靖之斷主成王時說詳語意及肆不殄厥愠等句可見○張叔翹曰總世之主多自以為席寵承休可以晏然無事於是逸豫滅德而無以為承藉天命之基故頌成王者先之以不敢康蓋以積德者承藉天命之基而不敢康之心又積德基命之本也積德之極至於宏深靜密皆不敢康之心為之也殫厥心者即殫其不敢康之心也夫惟人主不自安而後可以安天下故曰肆其靖之頌成王之德亦以垂後世之戒也○黃氏通解曰基命二字詩書皆稱之詩自人言書自天言曰不敢康即所其無逸之謂也曰夙夜基命宥密首。即

皇自致穗之謂也、曰緝熙殫厥心者、即為前人成烈之謂也
麟樵如六帖諸說○則集傳能保其所受之命○亦即謂成王○紫其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
大全問康王何緣無詩、朱子曰、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
王詩、而今都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從王業
上說去、不知怎生地、
辨說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
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

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跂周公爲嫌耶、

古義鄙志亂六、竹書紀年、康王二年、吉禘於先王、更定樂章、此類是已、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疏義、奉而進之曰將、奠而獻之曰享○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

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矣

大全安成劉氏曰古人以右為尊如云位在其右尤出其右故右有尊義○東萊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此段言祀天也後段言祀文王也

辯按集傳右叶青由與牛為韻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

六帖張叔翹曰、本文其字既字自是詩人用字之法○注中不敢必○與若有以見其必然○皆說詩者之辭○不必拘拘於此安生纏繞○又曰、儀式刑○皆法也○古人用字不厭重複○多如此○如自古在昔先民之例○大全注嚴氏謂法之不已、劉氏謂取法之甚、輔氏又謂疊言之、見凡所云為動作、皆不敢忘文王者、皆非也、

麟桉集傳○享叶虛良反○與方王為韻○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麟按上二節語氣雖有斟酌然皆冀望之詞故此即承云既皆右享降鑒又是推原右享之意○六帖云末三句獨韻收古義云或云此詩以三之字為韻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

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大全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

之所自上古而已然矣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禮本肪於周公孝經以此贊周公之孝而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所云嚴父蓋主周公尊文王而言也文王有盛德宜享此盛禮武王未受命一切制度俱所未遑至周公始能成之假使文王無周公則雖有盛德亦過佚而不彰矣以此論孝孝孰加焉後世不達此義但誤執嚴父二字以爲凡爲人子而有天下者必尊崇其父以配天而後爲孝爾漢孝武始建明堂因以高帝配矣其後又以景帝配唐初以元帝配其後以高祖太宗配及睿和時以高宗

配明皇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宗配元和時以順宗配穆宗即位以憲宗配宋初以宣祖配後以太祖配既而真仁英神徽諸宗皆相繼而配其有能正其失者惟東漢明帝時以光武配明堂逮章安而後不變議者稱為近古善乎司馬光之推言之也曰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

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示○為○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其辯本明足破千古之惑○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

【釋文】守、本或作狩、柴、說文字林作祡、
大全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六、殷、猶衆也、○
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
○九峰蔡氏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嶽四
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新安胡氏曰、望祭、各設於巡守之
方、具位、茅以辨之、而植表於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
置茅蕝設表望、是也、○孔氏曰、武王巡守至於方岳、○乃作告至
之樂歌也、○安成劉氏曰、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之
歌、○其後王之巡守者因而皆用之歟、○徐氏曰、子者、親而愛之

也、○華谷嚴氏曰、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使其王也、○安成劉氏曰、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字言之、蓋初為疑辭也、下文言允王維后、允王保之者、則終之以決辭也、然此二句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也○

通解今考武王在位方及五年。朱傳引十有二年云云者。何也。蓋此詩雖武王巡守作。而後王巡守。因而皆用。故朱子又舉周家一代之典。見於周禮秋官大行人者如此耳。其實說此詩者。只宜在武王巡守之初說。

麟按武王在位五年。鄒傳聞云。受命不過六年。六帖又云。克商

七年而崩。各不同。虞書舜典云。五載一巡守。禮記外傳云。夏殷

五載一巡狩。周制十二年一巡狩。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〇既而曰。天實右序有

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

神。以至於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

爲天下君矣。

古義序、鄭云、次序也、曹氏云、帝王之傳序也、錢氏云、謂以周繼

夏商也、李本云、實右序有周、猶曰曆數在爾躬也、薄發語聲、錢

云纍之、只是朝會舉而示以更始之意、壘字本作疊从三日从宜、揚雄說、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王莽嫌三日太盛、改爲三田、今訓爲懼者、以罪既定、則將施刑、故有恐懼之義、或通作慴、莫不震疊者、言有邦諸侯、莫不因王之震動、而各懷恐懼也、懷者、招來使就己之義、柔者和順不相悖之義、曹云、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巡守所至者神皆祭焉、楊氏云、所謂懷柔百神者、言合祭四方山川之神、故曰百神、非必兼上下之神也、錢云、河無汎溢、岳無騫崩、使是懷柔處、

河鼓咸格、百神可知、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戢、聚、櫜、韜、肆、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於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於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昊天其子之、不敢必也、然細思之、則知天實右序於我周也、故諸侯莫不震懼而畢朝○百神莫不感格而來

享○蒞王廷狩殷國○則諸侯畢朝○羣祀具舉○故也、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則昊天誠子之矣○自實右序有周而下○則言已然之事○自明昭有周而下○則言已後之事○自期其當如此也○式序在位、所以對天之右序有周也、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治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謂偃武修文者是也○如此則信乎王之能保受於天命矣○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罔不在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爲
周文王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
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
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
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彊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
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
亦上帝之所君也。

通解　上二句。有是心。則有是功。下二句。有是德。則有是命。

麟按　康王、名釗、成王子、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疏義　此則指言其不顯之實也。總明以炤四方如此。於先王何愧乎。武王功烈。不待形容。成康顯德。則有不容不言者。故又特致詳如此。

古義　自彼者。追數昔日之辭。

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疏義此以下言今日致祭之事○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之福、此言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而未艾也、

麟按六帖、前三節以王康皇康方明皇將穰為韻○後一節以簡

反反爲韻○第二節○集傳○明○叶謨郎反○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麟按昭王、名瑕、康王子、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眞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

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孔疏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粒、

嚴緝李氏曰、后稷教民稼穡○但養而已○未及教之也○如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詩○推美后稷○乃以陳常於時夏言者○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故僻邪侈無不為也○

大全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

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人○故其德足以配天○
六帖邵二泉曰、來牟與天地俱生○至稷而後識之○以為粒食之
轉○故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雖書曰○天錫來年曰帝命、其事一
也○叔翹曰、此二句當重率育意○蓋舊穀既沒○新穀未升之際○民
非來牟○無以續食○便○有○生○養○不○徧○處○故此來年○乃帝命之美利○
而自稷始貽之○則樹藝之教○於是乎備○生養之利○於是乎周○而
徧天下之民無復有阻飢之患矣○是以云云○如此則上下承接
有情○若如時說重帝命、而回稷特承天之命而歸之耳、則不見
重稷之意矣、

麟按○思文文字○便炤下陳常常字○疏義云○此謂法經天緯地之

文○是也○大段○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看○總○集○傳○一○且○字○作○轉○可○

見○其韻叶○則集傳○象詩世學○六帖○古義○各異○姑闕○〇如集傳○則

育叶曰逼反○界叶訖力反○是與極為韻也○然不應首二句尾一

句皆無韻○且界字有韻○而夏字無韻○則疑口氣於爾界一頓○無

此句連上○而不屬下矣○輔注之失○亦以是也○六帖○則欲上六句

以天極育為韻○下二句以界夏為韻○近矣○彙詩世學云○天○叶汀

力反○界同○但考字彙○天○本他全切○一他郎切○一叶他經切○青汀○汀

則吳才老曰○周易與毛詩○凡天皆當為此讀○今詩集傳天字每

云鐵罔反者是也此外並無以去聲爲讀者不知二家何本古義則界亦叶訖力翻云此篇但用稷極界三字爲韻又一說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

嚴緝公羊宣公三年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黃氏曰生民爲述事之辭思文爲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與大全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止有詩而今亡

矣○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我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

【鄭箋】咨謀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者、想是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箴飭之、以重其事也、蓋周家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况於后稷教民稼穡之事乎、羣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命之來咨來度也、

【通解】羣臣百官、謂鄉邑之官、有司稼司農、都鄙之官、有田正田畯之屬、

【講】意此詩始置農官。而賜以成法也。詩即作於賜成法之時。非昔已賜。

麟按王亦成王自謂也○雖曰王釐爾成實即王戒之之辭○嗟御總注云先言者○益未舉其實而先示以當謀度戒之之意也○故下御總注云○此乃言所戒之事○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於皇歎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庤具錢銚鎛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鎌也艾穫也

○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於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嚴緝亦又何求、曹氏曰、言不可捨農事而他求也○既莫春矣他又何所求乎唯農事不可緩耳新田畬田今如何也

疏義甸、治也、甸徒、謂治田之人、

大全曹氏曰、凡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三歲曰畬、乃歲熟也、○孔氏曰、錢、鎛也、柄長尺、其鎛六寸、所以

入苗間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三者時田器也○三山李氏曰惟能存乃錢鎛乃能有銍艾之望○豐城朱氏曰當知錢鎛之用雖在於春莫之時而銍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月○特奄忽之間耳○

古義錢說文云銚也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李本云錢之為銚說者不詳據孔氏以銚為七遙反即今之鍬一謂之鍤所以起土可用于耕蓐耜類耳鎛毛云鎒也鎒亦作耨世本云垂作耨韋昭李巡皆云鋤也郭璞云鋤屬高誘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段氏為鎛器又云粵之無鎛也

非無鏄也、夫人而能爲鏄也、錢○耕時所用○鏄○耘時所用○莊子所云、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耨於是乎始修、是也、孔穎達引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銚一耨一銚、蓋此三芟者○分耕耘刈三用○闕一不可○故云然○

麟按古義○工公○東韻○王鏊以下俱無韻○未詳○六帖則欲以茹會爲一叶○鏄艾爲一叶○今考字彙○鏄無叶○茹之理○且此章與前思文章○文定似俱本豐氏○不知豐本自改經爲序○乃錢鏄奄觀艾○銍○故○遷就○捐叶耳○仍云經艾○無其說也○今思會既叶茹○則集傳艾音刈○字彙刈倪制反○音藝○遂連茹會艾爲一韻○作一長調何

如○安得起文定而質之○據豐氏會叶音豫然在宇粟亦無其說○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賦也、噫嘻、亦歎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

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大全新安胡氏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豐城朱氏曰、此詩舉成王之謹○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

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

【麟按】魯詩世學。穀叶古以反。集傳。耦叶音擬。疑一韻。六帖爾穀一韻。里耦一韻。然不詳其說。

噫嘻一章八句、

【疏義】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於頌、參頌體也、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即其地以戒農官歟、況或以此爲豳頌、則其列於頌也尤宜矣、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於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脩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

呂記孔氏曰、澤名爲雝、在西有此澤、無取於西之義也、○朱氏曰、先儒多謂辟雍在西郊、故曰西雝、

疏義天子祭宗廟、則歸之膰、杞宋來弔喪、則拜以謝、

大全孔氏曰、客者敵主之言、先代之後、時王徧所尊敬、特謂之客也、又曰、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於杞、其殷

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又封微子於宋。○玉山李氏曰、
我客云者、不純臣待之、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王家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
夜以永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怨於我、知
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
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所引陳說在彼無惡之意、與上六傳意欲異、
故朱子初解舊本、於此說之下、有亦通二字、

謹按前一說、本鄭箋也、鄭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尤明○六帖云、夙夜者○循環無窮之意○說通云、庶幾○幸之也○此兩節周頌中韻叶之最分明○又不辭費者○前節中亦有斯容一亦字○一斯字○便○連○振○鷺○作○議○論○故○當○屬○賦○體○朱子曰、看此大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之助祭之臣、然但言助祭亦泛○恐是二王之後來助祭而獻之之詩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

禮、降福孔皆、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溼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備、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詩也。言其收入之多。前三句至於可以供祭祀。中三句備百禮。而神降之福。末一句將甚衆也。

大全　三山李氏曰、稌、稉也、職方氏謂雍冀爲燥、其穀宜黍、荆揚下溼、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溼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豐城朱氏曰、此詩朱子謂報賽田事之樂歌、集傳

神字、正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蓋言收入之多○而得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賜也○故報賽之際○以降福孔皆歸功於其神焉○

〔解按集傳○稌廩無叶○皆叶舉里反○則雖秭醴以下○每句皆韻○然必上○六句○以○各三句○爲○一○截○末一○句○總結○爲不易也○百禮即貼祭祀爲挽○亦不必開看○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序以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

句總序其事也。

鄭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疏義庭廟庭也、

大全鄭氏曰、瞽、矇也、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眡瞭者相之、眡瞭音視了、○漢氏曰、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於祖廟、此工歌也、○朱子曰、祖、通言先祖、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鞞、

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朄、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篴、併兩而吹之者也、

毛傳、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虡、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柷、木椌也、圉、楬也、

釋文、鞉、字亦作鼗、朄、音胤、篴、字又作笛、

孔疏既有瞽人、又使人為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為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虡業○為懸鼓也○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其○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〇周禮、瞽矇、為大師之屬、職播鞉柷圉簫管弦歌、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懸之橫者為栒、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栒、而為懸鼓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或謂之畫、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栒虡而不言業、此及靈臺、

言虡業而無栒、文實與虡栒配、栒業互見、明一事也、釋器云、木謂之虡、郭璞云、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虡、虡既用木、則栒亦木爲之也、虡者植於兩端、栒則橫入於虡、其栒之上加於大板、則著於栒、其上刻爲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簨、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懸紘、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爲懸也、言掛懸紘者、紘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

堂位於索身之下、又云周之璧翣、注云、周人畫繒爲翣、戴以璧、
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簨之角上飾彌多是也、釋樂云、大鼓謂
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鼙在建鼓東、則爲
應和、建鼓應鼙共文、是爲一色、故知應小鼙也、應既是小、田宜
爲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
懸鼓、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
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略、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縣鼗
鼓也、柷、木椌、圍、楬者、以樂記有椌楬之文、與此柷圍爲一、故辨
之、言木椌者、明用木爲之、言柷用木、則圍亦用木、太師注木柷

敔也、是二器皆用木也、臯陶謨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敔、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栒虡圖敔、古今字耳、○瞽矇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爲瞽矇、故連言之、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爲太師小師、是以才智爲差等、不以目狀爲異也、春官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

人則一替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懸凡樂事相替注云大師當懸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相替又設懸也○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封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管如篴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篴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簥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簥簥高

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
疏義櫟音歷梢也椋也○此皆堂下之樂也鼓以主乎衆音琴瑟以收乎衆音柷以起樂圉以止樂既皆言之而又曰備乃奏又至於簫管之細亦備舉焉則餘不言者在其中矣
大全禮記明堂位注曰足謂四足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曹氏曰足鼓則以趺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周鼓始垂於簨虡故謂之縣鼓也
古義劉熙云鞉導也所以導樂作亦作鼗爾雅云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又作鞀月令云修鞀鞞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鞀大

鞀鞘鞞、陳暘云、鼗於鼓爲小所以兆奏鼓者也鼓以節之鼗以兆之、作樂之道也、鼓則擊而不播、鼗則播而不擊陳祥道云、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徐光啓云柷之制中虛盖聲之所出以虛爲本也圉之制中實盖聲之所止則歸實也王邦直云、樂記曰聖人作爲椌楬、柷敔椌楬皆一物而異名、不言柷敔而言椌楬者柷以中虛爲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椌敔以伏虎爲形而聲伏焉故又謂之楬盖聲之出也樂由之合聲之伏也樂由之止焉亦陰陽之有也

麟按周鼓皆縣○則田既大鼓○不必言矣○應為小鞞○縣之與否○固
不能辨也○顧伯欽曰○若小鼓皆懸○則夏后足鼓○小鼓皆足矣○竊
恐足長則制不稱○足短則難於擊○如何是好○殊發一笑○柷敔集
傳○連底桐之處○頗不能句○圓背柎擊○皆云有二十七鉏鋙刻○而
亦不知其作何解○今觀孔氏有椎柄連底之說○而始知柷之椎○
連於底者○其柄也○字彙云○桐○引也○椎動也○動之則左右擊○亦○如○擣○
發○而○耳○自○擊○但○彼○擊○之○於○外○此○擊○之○於○內○耳○禮○書○云○鐸○鳴○自○內○
鏡○鳴○自○外○亦○其○義○也○則今但於中有椎連底句○桐之句○令左右
擊句○而理自明○圓以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句者○恐是沿疏義○

丞彼棧此下入小注云爲鉏鋙刻者○凡二十有七也○今詳文意○柷圉既皆木爲○則釋柷處○云以木爲之矣○釋圉處○圉未有明文也○既當於鉏鋙句○而下於刻以木句○長尺句○刻以木者○言以木刻爲此伏虎之圉○背有鉏鋙者○其長則尺也○即或謂圉不當止於竟尺之短○圉陽數○亦不應以十寸爲限○則刻以木○長尺○櫟之○自連下文○爲刻其所以櫟之之具○蓋背上二十七鉏鋙刻之讀○斷未可矣○證書亦云○故二十七鉏鋙○陽也○無刻字○字彙○鋙○不安貌○當是背上斑文突兀處○易令作捺耳○集傳○以上○叶捺字○次御叶庭字○都奇而碓○奏○叶音祖○續按尚書○孔氏疏○敔○狀如伏

虎。背上有刻。憂之以為犇。則疏義及今村塾所讀之說也。吾友汪元杓句讀蔡傳。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箴楔之。籈長一尺。以木為之。則愚所疑後一說是也。無云以木即為伏虎者。然據孔氏。則柷敔且以為憂擊。故曰憂之以為犇。又何定解乎。寧從蔡氏傳。汪氏句讀耳。

嘒嘒厥犇、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為盛耳、

通解永觀厥成、曹氏曰、觀之無厭斁也、勿入興咨之感為妙、成

字不須說出九成、舜韶九成、周曰九變、注同曰、樂闋也、如簫韶云云、如字自明、

麟按是聽○平聲讀爲妙○以我客戾至爲戚失渾厚之意似可不入○

有瞽一章十三句、

大全濮氏曰、始言樂官、中言樂器、終言樂聲之美、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猗與、歎詞、潛、槮也、蓋積柴養魚、使得藏隱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鰷、白鰷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

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此其樂歟也。

鄭箋 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孔疏 冬則衆魚皆可薦。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月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雁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也、月令季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

大全 慶源輔氏曰、今月令但有季冬至寢廟之文。季春薦鮪。乃序說也。

通解 此雖一詩而兩用、決非一時而兩祭。

六帖 黃氏續詩參測云、潛、深處也、毛氏訓作椮、則是積柴以養魚矣、不知漆沮之中、如何積柴以養之也、江海多魚、豈皆積柴以養之歟、此說良是。○方愨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薦人道也○

說通 此是常祭之外○另舉此祭○如漢人原廟薦新之意○西北少魚○故重之○獨書漆沮○即不重與王亦非無意之言○

古義 鄭玄云、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孔穎達云、按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親往、

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又云、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春秋譏之、是也、應氏云、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故不敢輕也○薦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享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此致敬於天與親也○秋嘗曰嘗○

嘗新初獲

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致其孝也○有鱣二句、多魚之實也、鱣鮪、詳見碩人篇、雖顧云、鱣益鮪之類、常三月中、從河上、於孟津捕之、淮水亦有之、鮪出海、三月從河上來、許慎謂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限、則得為龍、今翠縣東雒度北崖上山腹穴、舊說

此穴與江湖通、鱣鮪從此穴而來入河、又云、孔子曰、食水者善游而耐寒、謂魚類也、鱓鮪之類、雖食於水、而不正食水、淮南子曰、鶻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鱓鮪入口若露而死、故鱓鮪不善游、冬乃岫居、入河而眩浮、亦其驗也、水經注云、鞏縣北有山臨城、謂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來游、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他處則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呂氏春秋、稱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即是也、按周禮、天官𩡧人職云、春獻王鮪、月令、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

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夏小正則以二月祭鮪戴德為之傳云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陸佃亦云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而目眩故詩言漆沮及河通道北魚鰷說文云白鰷也其形纖長而白故曰白鰷又謂白鯈此魚好游水上故莊子觀於濠梁稱鯈魚出游從容以為魚樂明遼其性也淮南子曰不得其道若觀鯈魚望之可見即之不可得此魚好游也陸云鰷魚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鰷也今江淮之間謂之鰺魚性浮似鰌而白蓋鰌从酋鰷鯈之猶其義一也〇

麟按集傳○祀叶逸織反○福叶筆力反○六句三換韻○○緜○白緜也○詩疑闕大全本偶作白散也○誤○散○㪔同○上云散人識○是已○莊子鯈魚之鯈○於求反○音由○又田聊反○音迢則此田聊反也○鰷魚吾地為最小魚○非佳產○

潛一章六句

卷之二十五終